

浙江文叢

徐一夔集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徐一夔集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〔明〕徐一夔撰 徐永恩點校

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徐一夔集 / (明) 徐一夔撰; 徐永恩點校. — 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7. 11

(浙江文叢)

ISBN 978-7-5540-1150-8

I. ①徐… II. ①徐…②徐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7)第 276325 號

徐一夔集

(明) 徐一夔 撰 徐永恩 點校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 310006)

網 址 www.zjguji.com

責任編輯 路 偉

文字編輯 潘丕秀

封面設計 劉 欣

責任校對 余 宏

責任印務 樓浩凱
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張 32.25

字 數 36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書 號 ISBN 978-7-5540-1150-8

定 價 18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 影響閱讀, 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ISBN 978-7-5540-1150-8



9 787554 011508 >

名畫經年久遂痕澹欲
迷昔從吾邑見今向異
方顯寺古藏深崦橋危
接斷隄舊游尋未得撫
卷一含悽

鉞

徐一夔



徐一夔題燕肅《春山圖》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

青山靡水悠水色直連
山盡頭若欲更尋清遠處
人間那復有湖州
的應山光在眼中
侶將碧璫
淅來濃一雙翡翠應迷却飛
入深不見蹤
丹青只說趙吳興更愛臨摸
有館甥何用水晶宮裏住只
消看畫過平生

始豐 徐一夔

徐一夔題崔彥輔《吳興清遠圖》（上海博物館藏）

能視人之疾猶己之疾者也抑亦可以謂
之明恕人矣喜此道也仲尼之門為仁之
方也此道明則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則
天地閉賢人隱談者以醫與良相並稱彦
雄甫守之之固施之之博積之之厚登斯
堂者見夫陰陽交孚和氣充塞莫不歎其
德之及人也逮吾然後知名堂之義不我
欺也是為記至正二十三年冬十二月始
豐徐一夔記

整理前言

徐一夔（一三一九—一三九九），字惟精，又字大章，號始豐，明台州府天台縣祥鸞鄉二十七都東徐村（今天台縣平橋鎮藤橋東序村）人。一夔生於一小農之家，其父徐伯仁，『通義義，精堪輿，善吟詠』，依叔父道生自天台白鶴厚澤遷到藤橋東徐下園居住。母親吳氏旦夕紡織，清苦度日。

元順帝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爲避戰亂，一夔寓居於杭州仁和之相安里。至正十年（一三五〇），曾被聘爲錢塘侯泮助教。至正十六至十八年（一三五六—一三五八），一夔避居浙江海昌縣（今海寧市）黃灣，執教馬家。至正十九至二十三年（一三五九—一三六三），一夔喬居於嘉興春波門外白苧里，爲嘉興郡學助教。至正二十三年，授福建建寧路教授，未赴。至正二十七年（一三六七），即吳元年，一夔因有俊才而優於文辭，被選入誥局。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），在金陵撰《大明集禮》成。洪武五年（一三七二）九月，薦授杭州府學教授。次年九月，與修《大明日曆》。《日曆》成，返杭州，任府學教授，直至洪武末年老於任上。事迹見《明史·文苑·徐一夔傳》。

一夔賦資絕倫，自少學文。童年時，曾就學於鄰村杏所翁胡德完先生，且得胡德完尊人胡

叔輝的勉勵，尊人刻厲爲學，見輒以學事相勉，麗澤之益多矣。稍長，則隨在越中一帶教書的父親讀書受業。除刻苦勤讀外，遐時則隨親友遊歷天台山名勝，開闊眼界。曾屢試有司，惜未中功名。度不足以科舉自立，轉而探求古人之道，出遊四方，初謂廣其聞見，可以有成。爲了立言明道，毅然遠離家鄉拜師求學，曾師事林古泉、貢師泰、劉基等。其序《郁離子》自署門生，蓋嘗出誠意之門。至正元年（一三四一）前後，其求師足迹最遠曾到達元京城大都。本想在北游後返南方時，取道魯橋而南，瞻望聖人之居。至正四年（一三四四），丁內艱，自大都南返，行旅匆匆，想去齊魯之邦的願望也沒有實現。後因戰事爆發，一直爲未去齊魯而抱憾終生。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正值而立之年的一夔，避亂僦居於杭州仁和之相安里，生活飢寒。但求學之志彌堅，潛心研讀經史傳記與凡諸大家集，含咀其精華，規模其步驟。於是，《即期以載道，非六經所存，不復輕宣念慮於其間。含積既久，燁然以文名江南》（宋濂《徐教授文集序》）。居杭州，間或與鄉友朱伯言、陶中立、陳性初等游西湖，與元末遺老、隱居宿儒暢遊廣陵。至正十六至十八年，張士誠攻陷蘇、松，一夔應朋友馬公著之請，避居於海昌縣之黃灣，爲馬家子姪執教三年。教學之餘，與貢師泰等以文相聚。後去嘉興，尋教職以求生計，居城東白苧里（今嘉興南堰區白苧村），助教諸生，且與四方避居者相酬唱，與高巽志、鮑恂、牛諒、周斐、張翼等十四人在嘉興南湖聚會賦詩，稱南湖詩會。與四方避地者，桐廬姚桐壽居海鹽峨溪，崑山顧德輝居合溪，溫州陳秀民居竹鄰巷，閩卓成大居甌川，會稽唐肅、江漢皆來僑居，……四明周致堯

以陸宣公書院山長留黎林，鹽城秦約教授崇德，日以文酒相酬和，一時名士爲聚桂文會，以文卷赴者五百餘人，桐壽稱爲樂郊（朱彝尊《明詩綜》）。

至正二十三年（一三六三），被危素薦授建寧路教授，未赴任。吳元年，即至正二十七年（一三六七），朱元璋平兩浙，一夔亦見徵於誥局，以撰誥命。洪武元年（一三六八）春，丁外艱，懇懇上請，獲准從金陵天界寺回天台奔喪，並看望啟蒙塾師胡宗衡。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），返杭州，再回金陵。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），因其俊才而優於文辭，參與編撰《大明集禮》。《大明集禮》撰成，因『連歲奔波之餘，生事寥落，且有寒濕腳疾之苦，遠適海隅，覓一館穀之地，聊用養疴』^{〔一〕}，堅辭返杭，棲身於瀕臨浙河的吳山之陽，安心養病。洪武五年（一三七二），因友王禕推薦，詔續修《元史》。有司不容見辭，逼上道，舟至嘉興驛，其疾大作，行步不前，於是堅辭不往。夏，一夔因貢去南京吏部衙門。九月，一夔因杭州知府王德宣等推薦授杭州教授，試職三年，育材奏功，方許真授。秋，參與組織浙江行省選貢考試。洪武六年九月，詔修《大明日曆》，因赴南京。時宋濂與吏部尚書詹同爲總裁，越四月書成。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，一夔堅以足疾辭，宋濂因爲陳情於上，乃詔賜文綺、織繒各三裝、錢六千文，仍俾其職爲真。洪武七年（一三七四）春正月，一夔從南京返杭州，被正式授予杭州教授。一夔自洪武五年開始執教，日以橫經講道爲事，遠近生徒莫不趨之，猶水之赴壑。直至八十歲高齡，尚在任所，益申教條，多所成就。宋紹聖以來，府學教授一職須進士第上五人，禮部奏名上三人，府

監廣文館第一人纔能擔任，一夔以一介寒儒，執教於杭州名郡，蓋因其『博覽載籍，發之於詞章，霞絮波縈，峻潔鮮朗，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，聲名籍籍起儒林間』（宋濂《送徐教授纂修日曆還任序》）。若非博古通今，斷難應命，可以說他是一個鞠躬盡瘁、堪爲人師的教育家。

一夔首先是明初忠於職守的教育家，更是一位通經博古、擅名兩浙的文史學家。人稱『書擁萬卷，才擅三長，淹通之譽，徧閱四方』（明黃州知府盧睿撰《徐一夔像贊》）。一夔在史學方面有出色成就。明一統後，一夔即被詔入誥局，撰制誥，繼修《大明集禮》，再與修《大明日曆》，後王禕推薦，詔續修《元史》，可見其文材、史材。歷代書目繫《大明集禮》於徐一夔名下，可謂一夔出力居多。『洪武初，徐一夔所著《杭州府志》，頗稱簡明。今不傳矣』（田汝成《西湖志餘》）。『陳繼儒嘗稱大章《宋行宮考》、《吳越國考》研檢精確。余觀集中如《歐史十國年譜備證》、《錢塘鐵箭辨》等篇，皆極精核，不獨一考也』（王士禎《漁洋書跋》）。丁刻本漏收的《宋官署考》載《康熙杭州府志》，條分縷析，詳盡周至。其《與王待制書》論述撰修《元史》的有利條件與欠缺，述說清晰，有理有據。其所著之《織工對》一文是比較可靠的有關資本主義萌芽最早的記載，吳晗先生於一九三六年首先介紹它之後，曾引起許多史學工作者的關注，把它作爲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常常提到的重要史料。

一夔的作品多爲散文，主旨深刻，內涵豐富，體裁多樣。記、序、說、考、贊、傳、解、銘、碑、表、書、頌、疏、文、誄、墓誌、祭文、祝文、墓表、墓碣、葬志、題跋、雜述等，應有盡有。短章長篇，

精當縝密，有平易而無奇怪，悠永宏闊而餘味無窮，『其文皆謹嚴有法度，無元季冗沓之習』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始豐稿提要》），『爲學尚理而不尚多，爲文尚質而不尚葩』（《鞠隱先生墓碣》）。『一夔王於文，深而不刻，質而不俚。其言曰：「理足而言暢，斯天下至文也。臨文而後索理，理惡乎粹？惟夫求諸經而有得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立言之旨，融而攝之方寸之間，吐之觚翰，則其爲言自不患其不醇矣。彼以才驅氣，駕爲高者，坐於造理不深故爾。』君子以爲篤論』（朱彝尊《徐一夔傳》）。『其言閎肆博大，信其爲卓然偉丈夫也』（楊循吉《徐君始豐稿序》）。

集中有序八十、記七十，兩者約占《始豐稿》文章之一半。如果加上題跋、傳，則占全書的三分之二篇幅。這些記、序、傳等擅長述事，大多以記人敘事爲主要内容，多描寫、記敘、抒情，敘議結合，均信手拈來，平易流暢，『惇篤而尚志，警敏而有文。其好學尤知向方，而不墮於世儒習俗之病』（朱右《知學齋記》）。

碑碣、墓誌銘、墓表、葬志、碑等文體，自宋以降，難免冗長。元季之文，冗沓尤甚。一夔的墓誌銘等，皆能以銘載道，『敷張神藻，潤飾鴻業，以鳴國家太平之盛者』。所撰墓誌之主人甚少達官貴人，平民百姓如醫者農者之類的處士卻占有很大比重。然所撰墓主不管是官吏還是平民，皆秉道德性命之蘊，故書之藉以貶惡揚善。

祝文、表等都屬於官員向朝廷或上官奏報之類的公務應用文，有相對固定的格式，是歷代

沿用的文體。一夔所著表文等，向皇上謝恩，語氣謙恭懇切。集中祝文是一夔進入杭州府學任教時謁告大成至聖文宣王祈禱所用，言簡意賅。勸農文僅一則，代杭州府官向農民所作，循情達理，言詞委婉。其祭文八則，皆爲友人而作，『含哀莫宣，聊以辭矣』，『追想交遊，一奠爲訣』。

一夔留下的詩詞不多，從《始豐稿》十五卷來看，末卷當爲詩詞，可惜散失殆盡，故僅存十四卷而無十五卷。所存詩（包括聯句二首），僅十首左右。然從留存之數首詩來看，其詩平易，無俏麗峭突之語，樸實清新，雅俗並存。他主張詩『貴平易而不貴奇怪』，『情性以本之，問學以充之，才氣以發之，思致以廓之，此之謂詩』，以其論錢南金之詩來評其自身之詩正合適，『清而不枯，華而不豔，整暇而不汎，精切而不刻，屏去奇怪之語，得詩人之意焉』（《錢南金詩稿序》），其長詩《桐柏山》就很好地體現了這樣的風格特點。

一夔『通經學古，以詩文擅名於時。……凡言教授之賢者，必曰一夔云』（《康熙台州府志》），但是『晚抱西河之戚，繼起孤單，稿本零落。明《文淵閣書目》雖有著錄，亦注殘闕。俞氏憲《盛明百家詩》、錢氏《列朝詩集》皆不登隻字。幸新城、秀水表而出之，始克登四庫，儲七閣。然兵燹銷磨，傳亦幾希』（丁丙《始豐稿跋》）。

一夔著有《始豐稿》十五卷。《雍正浙江通志》所載卷數相同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爲十四卷，無詩。《千頃堂書目》載『徐一夔《始豐類稿》十五卷』，然未注錄刻書家名。宋濂《徐教授文集序》曰：『去歲過武林，獲觀其文集若干卷。』此序未言一夔的文集共幾卷，然可知一夔文集在

明洪武十年（一三七七）前已整理了若干卷，極有可能即《始豐稿》的前稿一至四卷及後稿上五、六兩卷，當爲手稿。

《明文淵閣書目》載有『徐大章文集一部，二冊，闕。徐大章文集一部，二冊，闕。徐大章文集一部，二冊，闕。』《明文淵閣書目》爲明正統年間楊士奇奉旨整理。《明史·藝文志》載：『正統間士奇等言：「文淵閣所貯書籍，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，向貯左順門北廊，今移於文淵閣東閣。臣等逐一點勘，編成書目，請用寶鈐識，永久藏棄。」』直至正統六年（一四四一）整理完工，共收書一三一一部。《明文淵閣書目》分三行著錄徐大章文集，而且都是『一部，二冊，闕』，可能有三種情況。第一種：其一『一部二冊』，極有可能就是宋濂所說的徐先生文集若干卷，即一至六卷，其次『一部二冊』可能是七至十五卷，其三『一部二冊』可能是另一種版本《始豐稿》。第二種：有三個不同版本的《始豐稿》一至六卷，各二冊。第三種：一至六卷一部二冊，七至十五卷分刻成兩部，每部各二冊。但是，如果是第一種情況，一般應該著錄徐大章文集爲『一部四冊，一部二冊』。如果是第三種情況，一般應該著錄爲『一部六冊』。只有第二種情況才寫成一部二冊，往復三次。

不管怎樣，有兩點可以肯定：（一）不著錄書名，很可能是徐先生文集當時還未以《始豐稿》命名，故楊士奇編輯《明文淵閣書目》無法著錄書名。（二）其中的『一部二冊』，即宋濂所說的徐先生文集若干卷，即一至六卷，也就是《始豐稿》最早的刻本，也即清人朱彝尊、黃堯圃

所說的一至六卷二冊爲明初刻本。

翻檢《始豐稿》，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。卷五末篇《送廖思誠知安肅縣序》作於洪武十年，而卷八《時雨詩序》前的一些序文均作於洪武十年之前。作於同一時間、同一文體的序文卻分列於兩卷之中，中間隔了卷六、卷七。再者，一夔於洪武九年作《平陽王公墓誌銘》，此銘早於卷六之末的《耕樂處士墓誌銘》、《崔母趙夫人墓誌銘》，同是墓誌銘，卻編排在卷之九。最好的解釋便是：一至六卷是徐一夔先行整理的文集，即宋濂所說的文集若干卷，七至十四卷是一夔後來整理或者是他故世後他人整理的。一夔的文集在宋濂作序後，其門人就刻板梓行了。初刻本當爲六卷，即一至六卷，分裝二冊。此即後人所說的《始豐稿》明初刻本。

現在所能見到《始豐稿》最好的善本是明初刻本，經朱彝尊、黃蕘圃、汪士鐘先後收藏，現藏南京圖書館。此本共二冊，一至六卷，頁十五行，行二十七字。後人稱此本爲閣本，又稱二十七字本。然黃蕘圃在此本卷六後跋認爲『六卷後有割裂補綴之痕，且後稿下總目及每卷後似具有上字而挖去者，則其有後稿無疑。是本得無爲十四卷而逸其半歟？』清錢塘丁丙跋則以爲：『一至六卷，明初先刻，當竹垞家藏之本。』又稱：『又數年得黃蕘圃藏本前六卷，爲明初刊。』

上海圖書館藏的清初鈔本以及繭溪老人鈔本《始豐稿》六卷、浙江圖書館藏的清鈔本《始豐稿》六卷、北京圖書館藏的清鈔本《始豐稿》六卷屬同一系統，母本就是明初刻本。

浙江圖書館藏的清鈔本《始豐稿》原爲嘉業堂所藏，一至三卷爲前稿一冊，四至六卷爲後稿一冊，每頁十五行，每行二十七字。根據鈔本中『玄』、『曆』、『弘』字未避諱，以及紙質情況判斷，當屬康熙以前的鈔本。上海圖書館藏的清初鈔本《始豐稿》六卷，一至三卷爲前稿，四至六卷爲後稿，每頁行數、每行字數都與明初刻本一樣，而裝訂略異，是一至四卷一冊，五至六卷一冊。此鈔本卷四的《雪庭贊》與上篇《陳節婦序贊》換了位置。卷後有朱彝尊及潛采堂藏書印，潛采堂是朱彝尊的室名，此本顯然爲朱彝尊得明初刻本後所抄。另外還有謙牧堂藏書印、趙宗建非昔軒藏書印。謙牧堂，清康熙間滿洲正白旗人揆敘的室名。揆敘官至右都御史，曾刻過不少書，如元周伯琦的《近光集》等。朱彝尊的《始豐稿》鈔本後來到了揆敘手中，或許朱彝尊本來就是抄給揆敘的。此本後來又到了趙宗建手裏。趙宗建，清江蘇常熟北門外人，字次山，一字次公，號非昔居士。

繭溪老人鈔本，分裝四冊，一至二卷一冊，三至四卷一冊，五、六兩卷各一冊，頁十二行，行二十五字。卷末有『雍正五年丁未閏三月繭溪老人手錄於雲窩書屋，時年五十有五』，並有『古芸閣』印。卷末附記稱：『得之熊潤桐（一九〇二—一九七四），此書原爲莫天一五十萬卷樓舊藏也。』按：莫天一（一八七八—一九五八），名伯驥，廣東東莞人，好藏書，積書五十萬卷，藏書樓名五十萬卷樓。未詳莫天一從何得之，因無其他印章可資探尋。此本漏抄了卷四《雪庭贊》，還把卷三末篇的《鞠隱先生墓碣》與上篇對調了位置。

北京圖書館藏的《始豐稿》六卷，一冊，每頁九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無序跋，目錄下有『臧真精舍偶得』、『友竹軒』、『雪苑宋氏蘭揮藏書記』、『延古堂李氏珮藏』、『風月天遺庭黃翠』等八枚印。此本來自天津延古堂李氏，延古堂爲天津延古堂李氏的堂號，始祖李京琦有《延古堂詩存》。李家有藏書樓，編有《延古堂李氏藏書目》，收書四千餘種，多明鈔本、明刻本。未詳李氏得於何人之手。

最早稱徐一夔所著有《始豐稿》十五卷的，是明太平人謝鐸于明弘治十年（一四九七）撰成的《赤城新志·人物傳》。《赤城新志·典籍門》稱『今有刻板在杭州』，然未注錄刻者姓名。可見《始豐稿》初刊本刊行於弘治十年前，距一夔謝世不到百年。所著錄的十五卷有兩個可能，一種在初刊前六卷的基礎上補刊七至十五卷，另一種則從卷一至卷十五全刻。丁丙跋稱：『又得九之十一凡三卷，與明先刻卷一式。』據此分析，丁丙所見的《始豐稿》九至十一卷當是明初補刊本。

明嘉靖（一五二一—一五六六）間，族人徐廷試（號東谷處士）重又刻板梓行。據《康熙天台縣志·仕迹》載：『徐廷試，字宣舉，天台東橫人。幼善屬文，弱冠領鄉薦。時天台同舉者八人，號八先生，廷試居首。任廣東河源縣令，陞江西吉安通判，所在有異政。生平無所營，以墨莊貽後人。』徐廷試刻本未見諸書目。

國家圖書館藏清鈔本《始豐稿》十四卷，分裝八冊，無目錄和序，每頁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，

無格。編次先是宋濂的《徐教授文集序》，次爲宋濂的《送徐教授纂修日曆還任序》。有一眉批言：『此序作於文集序文之前而附於後者，以前序當爲集而作也。』卷之五、九、十二前均有『石倉出校』、『吳允嘉印』、『老屋三間賜書萬卷』、『歙甸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藏書印』等印五枚。卷十四後有『完顏景賢……號樸孫別號小如庵印』等二枚印，卷末小如庵誌曰：『《始豐稿》多作六卷，甚爲簡略。此十四卷係知不足齋舊藏，吳石倉先生手校，考核精詳，誠罕見秘籍也。書中夾有吳迹刪錄目一張，特粘集後。前賢手翰日久庶不至遺佚，亦愛書之一道耳。』還有『小如庵墨緣』印一枚。按：吳允嘉字志上，號石倉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，有《吳越順存集》等，曾手抄書數百冊。知不足齋是清安徽歙縣人鮑廷博（一七二八年—一八一四年）的室名。鮑廷博，字以文，號涿飲，寄居杭州，後住桐鄉，喜藏書，歷購前人書以養志，成爲大藏書家。有《知不足齋叢書》。小如庵，未詳待考。此八冊裝的《始豐稿》十四卷全卷找不到鈔寫者的蛛絲馬迹，也不知抄自何本。

王氏十萬卷樓鈔本《始豐稿》十四卷，藏無錫市圖書館。此本無目錄，序次先是宋濂序，次爲宋濂的《送徐教授纂修日曆還任序》。序下有『元和王同愈』、『栩緣所藏』印。每卷一冊，頁十一行，行二十二字，有藍色格，版心有『王氏十萬卷樓鈔本』藍印。從字體看，此本當爲三人分段合抄。『十萬卷樓』爲清浙江蕭山人王宗炎（一七五五年—一八二六年）與子端履的室名。宗炎原名琰，字以除，號谷塍，乾隆四十五年進士，築十萬卷樓，以文史自娛。據《中國藏